

英國雪菲爾大學榮譽教授Maurice Roche

談歐洲節慶與文化政策

陳品元

一、講者及演講主題簡介

Maurice Roche為英國雪菲爾大學的榮譽教授，專攻流行文化社會學（包含大型節慶）和歐洲社會及文化社會學，皆與公民權利（citizenship）相關，並著有相關著作。Roche教授同時也是大型節慶的專家，曾獲邀至奧林匹克委員會會議、世界休閒組織（World Leisure Association）演講。這次應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林詠能教授邀請，Roche教授進行的演講以節慶為探討主軸，共分為四場講座，主題分別為節慶（festival）、世界博覽會（world expos）、奧林匹克的文化政策與文化產物（cultural legacy）、奧林匹克的社會文化政策及社會經濟產物（socio-economic legacy）。本文針對第一場演講—文化政策與節慶：概念簡介、節慶以及公共領域（cultural policy and events: concepts, festivals and the public sphere）進行記錄及心得感想。

二、演講紀錄

演講分為三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是文化及文化政策概念介紹，第二部分是以歐洲歷史介紹為背景，介紹節慶由過去到現在的演變，第三部分以2012年倫敦奧運為例探討大型節慶（mega-events）和「節慶化」（festivalisation）的概念。

演講中也會討論下列三個議題：一、什麼是節慶？節慶的起源、意義、功能、特色為何？二、節慶和文化政策的關係是什麼？三、節慶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關係為何？另外亦探討節慶的不同層級（當地／國家／國際）和節慶的多重面向（社群與民眾／公民社會與世界性）。演講以學者Liana Giorgi的著作「節慶與文化公共領域」（festivals and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和Maurice Roche教授的著作「大型節慶與現代性」（mega-events and modernity）為基礎進行。

第一部分討論到現今許多國家或城市使用節慶做為復甦文化、發展文化政策的工具，教授以Glasgow為例，Glasgow以文化之都（ECOC）的提名為核心舉辦一連串節慶，例如ECOC的盛大開幕式，雖然是一次性的性質，卻大大的達到宣傳效果，並配合高樓大廈等嶄新硬體的建設，期盼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新生（renewal）。文化政策和許多層面有關，例如文化相關部門包含公民社會單位（civil society value system）、教育與學術研究部門；文化產業則更加多元，包含創意產業、媒體、休閒產業、觀光產業及運動產業等等，與經濟和政策息息相關。在歐盟與英國與文化政策相關的政府組織也相當龐大，例如歐盟的Directorate General (DG) culture、Directorate General (DG) competition、European Courts of justice、Regional Funds，以及英國的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National Lottery Fund以及各城市地區的文化部門等等。

第二部分簡單論述節慶隨著歷史演進的變遷，並回顧節慶從殖民時代到現代的變化特性。以歷史的角度觀察，節慶的活動與意義相當多元：活動方面，通常包含著饗宴與飲酒作樂、歌唱舞蹈、遊行與觀看、表演及展示；節慶的意義則通常代表著一段特殊的時間，可以暫時放下工作與責任、甚至平日的社會地位在節慶中也有變化的可能性，例如化妝舞會、角色扮演、民眾能夠盡情發表評論等等。節慶在英國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古典時期，融合了凱爾特族、希臘與羅馬慶典的特性，不僅是飲酒作樂，也包含社交、宗教上的意義；中世紀時則以貴族菁英、朝廷王宮為核心發展出嘉年華性質的公共節慶，以及慶祝聖人的相關紀念日；近代則因航海殖民而發展出帶有殖民地色彩的非本土嘉年華，以及帶有特殊文化因素的慶典，同時也是大型節慶的出現時期，著名的例子如巴西嘉年華與葡萄牙文化的結合、諾丁丘（Notting Hill）的慶典則與西印度文化有關；現代則是逐漸重視城市的、當地的特色，發展出帶有觀光潛力的節慶，但也意味著當地文化可能有「節慶化」的現象。

第三部分中，探討現代節慶時，教授以Rock Festival為例，英國的Rock Festival從1970年代開始，以「表演藝術」為主軸，如舞蹈、戲劇、馬戲團表演等等，使英國南方小鎮Glastonbury成為節慶城市，且遊客人數逐年增加，2005年時吸引15萬遊客參與，2009年則有大約19萬民遊客，Rock Festival儼然已成為戶外草地音樂節慶的代表。節慶除了可以幫助一地觀光發展、吸引大量觀光客，更可以協助活化當地遺產，例如Glastonbury就因為Rock Festival的舉辦，吸引遊客參觀、了解Glastonbury Tor（格拉斯頓伯里突岩，據說亞瑟王埋葬於此）。除此之外，參與節慶還能帶給遊客難忘的體驗、逃離日常的生活，熱鬧、歡樂的慶祝氣氛塑造了美好回憶，即使遇到壞天氣、帳篷區大淹水，也能讓遊客擁有共享的回憶、能夠讓他們與親友津津樂道：「是的，我曾經到過那裡參與節慶！」。若以倫敦2012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例探討大型節慶的特性，2012的奧運閉幕式除了絢爛的煙火及精彩的表演外，特別選擇了世界聞名的披頭四歌手約翰藍儂的頭像做為舞台背景，旨在讓國際樂迷、觀賞者都能毫無距離感的共享英國流行音樂的魅力；除此之外，大型節慶也有助於打破階級間的差異，例如皇室成員也衣



The Hay Literature Festival

（圖片來源：Hay Festival 2014官方網站）

著簡便的與眾人一同欣賞賽事，享受當下的熱鬧氣氛。

節慶也會影響公共領域與公民權利，在當地／國家層級的節慶中，會出現部分群眾能夠參與、部分群眾卻被排除在外的現象，也有參與者和觀看者角度不同的差異；相較之下，在國際層級／世界性的節慶中，較有可能出現「差異性的和平相處或展演」（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co-presence of differences），在不同文化聚集、交流的情況下，也增加了溝通和對話的可能性。當然，也有兼具當地和國際特性的節慶，如英國的The Hay Literature Festival，參與者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科學家、政治家、漫畫家等等，不僅舉辦帶有十八世紀沙龍氣息的室內論壇及會議，也有室外的開放圖書區，任何人都可以取用書籍、在樹蔭下或草地上享受閱讀的樂趣。而且此種非以營利為目的、提倡文學與文化的節慶，在學者Giorgi的研究中被認為是有助於協調文化差異性、並促進文化的融合。

三、問與答記錄與心得

演講結束後進行問與答的活動，一位來賓提問，要如何讓節慶的地方性和國際性平衡？教授指出，即使是特色明顯的當地性節慶，也應該要考量到國際觀，因為地方上的特色與獨特性會強烈地吸引國際旅客前來體驗與他們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文化。這讓我想到，遊客通常會願意花費時間與精力去尋求獨特的體驗，接觸與自己不同的文化，而作為體驗提供者的當地文化應該要注意，當呈現本身特殊文化時，是否因商業利益的考量而失去了真實性？例如，當一年一度的部落豐年祭為了迎合遊客觀賞的期盼改為一年數次，是否還保有豐年祭祈福、慎終追遠的神聖

性？因此，平衡節慶的地方性與國際性，仍應謹慎為之。第二位來賓則想了解，節慶是否真的有助於打破社會階級的差異性？教授認為，在節慶當下的確社會階級的差異性會減弱，人人都能盡情享受節慶，但是節慶畢竟是一次性的、特殊的時段，不太容易持續地維持差異性的弱化；例如英國皇室階級就是一個長久以來的社會制度，不太可能變更，但卻可以將它轉換成觀光的亮點，例如開放白金漢宮給遊客參觀等等。這個問題讓我想到最近在中和地區舉辦的新北市潑水節，早年舉辦團體是當地的滇緬移民，參與者也大多是中和當地居民與新住民，但隨著舉辦規模的擴大與活動承辦的外包，參與者來自台灣各處、也有歐美遊客參與，但在現場的新住民比例似乎相對的少，現在的潑水節是否還存在讓滇緬新住民慶祝新年的原意，並且促進彼此的文化認同、消弭「在地人」與「外來者」間社會階級的差異？還是已經成為另一個與文化意義脫節的、只注重「好玩」、「有趣」的節慶？即使對於新北市潑水節的「文化意義」仍存在著疑問，但不可否認的是潑水節的確帶給身為參與者的我難忘的、美好的回憶，體現了「存在主義真實性」。而在最後我也提出一個問題，節慶是否真的能夠幫助活化文化遺產？教授則回答，只要經過妥善規劃，節慶的確帶動附近地區的文化遺產觀光、使文化遺產受重視，在英國也有其他例子例如城堡做為音樂節舉辦的場地等等。雖然節慶的確會使一地的辨識度增加，但因文化遺產可能帶有其特殊的宗教意涵或文化上的神聖性，以節慶作為活化文化遺產的做法仍是要謹慎使用，以免破壞文化遺產。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